

一

代

元

戎

郑博 肖思科 著



大将

黄克诚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一代元戎

大将黄克诚

郑博 肖思科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将黄克诚/郑博,肖思科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8
(一代元戎丛书)

ISBN 7-5033-1341-2

I. 大… II. ①郑… ②肖… III. 黄克诚-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8464 号

书 名:大将黄克诚

作 者:郑 博 肖思科

责任编辑:钱庆国 吴振录

装帧设计:夏 鑫

责任校对:高亚林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64 千字

印 张:10.875

印 数:1-5000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341-2/I·1163

定 价:17.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无妄之灾/ 1

- 1 老人,您在想什么? / 1
- 2 “一个敢讲点话的人”/ 3
- 3 批斗/ 6
- 4 黄克诚叹口气道:“顾全大局吧!”/14

第二章 将才初显/22

- 5 叩门/22
- 6 最初的戎马生涯/25
- 7 永兴独立团团长/30

第三章 艰难求索的赤子/45

- 8 远行找党/45
- 9 流浪上海/48
- 10 “我找到了党”/53
- 11 北上,南下/55
- 12 “我要到游击区去”/60

第四章 人生第一轮冲击波/65

- 13 初到彭德怀麾下/65

目 录

14 反对攻打大城市,首次因“右倾”问题被撤职/68

15 打长沙时遭乱枪齐射之后/74

第五章 风暴中的勇者/82

16 第一次打“AB团”,痛心疾首/82

17 第二次打“AB团”,险遭杀害/86

第六章 险象环生/95

18 险象环生/95

19 与彭德怀之争:赣州要不要攻? /100

20 再次因反对攻打大城市受批判/106

第七章 是是非非长征路/115

21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先锋师政委/115

22 恶兆/120

23 指挥作战的日子所剩无几了/125

24 无辜受冤/129

25 一钱不值/131

第八章 放虎归山/141

26 命运的转机/141

27 重上战场/147

28 朱老总发火：你们这是什么
鸟党委会/150

29 刘少奇建议中央：请令黄克诚
速来苏皖地区统一指挥/158

30 打通八路军、新四军两块根据地/162

第九章 自己的天空/165

31 与陈毅之争：曹甸何时打？/165

32 听海啸的感觉/168

33 满天的乌云飘来飘去/174

34 一个伟大的建议/188

第十章 闯关东/194

35 闯关东/194

36 “漂来漂去的二流子”/201

目 录

37 “家”安何处? /207

38 与毛泽东之争:四平该不该守? /210

39 打“胡子”/214

第十一章 从市委书记到省委书记/220

40 毛泽东说:黄克诚比较适当/220

41 天津市委书记/223

42 家乡的“父母官”/228

第十二章 富国与强兵/233

43 呕心沥血的总后勤部部长/233

44 黄克诚想流泪/239

第十三章 落马之后注视着她/242

45 是她扶住了他/242

46 港湾/247

47 为她向毛泽东认错/256

第十四章 被踏上一只脚/262

48 在希望中等待的日子/262

49 抓回北京复劫/268

50 在狱中/277

第十五章 解放/292

51 出来了,又糊涂了/292

52 悲情季节/298

53 艰难的复出/306

第十六章 复出之后的辉煌/314

54 平反刘少奇冤案/314

55 审理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318

56 冷静地看着毛泽东/326

尾声 “别了,黄老”/334

第一章 无妄之灾

1 老人,您在想什么?

这是一张老人的照片。照片或许有了些年代,历史的尘埃让那上面的老人形象有些模糊,那是一种让人心里发紧的模糊。

老人的衣服看得不甚分明,好像是一件老式的军用绒衣,绒衣上还有补丁和一些磨破绒面后露出来的线头。老人的右半边脸笼罩在阴影之中,只有左半边脸比较清楚。

从照片上能够看得出来,老人眉头紧皱,满脸倦容。这位老人不是别人,他就是黄克诚,共和国十大将之一。

这张照片大约摄于 1975 年的秋天。当时已经 73 岁的老将军刚刚结束牢狱生涯,正在解放军总医院医治备受摧残的身躯。

有一天,当他站在病房阳台上心事重重地望着远方的时候,有人按下了快门。于是,我们看到了这张不同寻常的照片。

过后,似乎没有人想起过问这位老人当时在想什么。是啊,老人在想什么呢?也许,老人在想不远处的那座军营。“文革”伊始,老人被北京一些大学的红卫兵从山西解押进京后,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关押在那里。从那座军营再望过去,是一片朦朦胧胧的建筑群,那是共和国权力核心带的核心带。在那一带,有着到如今依然没有挂门牌的中央军委办公地。此时,这位沉浸于

思索和回忆中的老人，曾经是那里的最高首脑之一：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

那时候，中国的每一个军人听到老人的名字都会肃然起敬。

但是，转眼之间，这位老人就被撤消了一切职务，再后来又被打进了大狱……

直接导致这一切的，是那个尽人皆知的庐山会议。不过，现在回过头看一看后来的中国历史，其实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老人即使在庐山会议上不说真话而幸免于难，那么在后来那个“文化大革命”中，十之八九也会在劫难逃，身陷囹圄。这样的断言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历史的不规则运动中，这位老人从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更不会同流合污。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给老人留下了比别人更加痛苦而深刻的记忆。老人清楚地记得，他是1959年7月17日早晨到的庐山。

本来，这次庐山会议没有安排他参加，他在北京留守。本来他可以关好城门静待佳音。然而，他听到的并不是佳音。一个炎热的夏夜，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走进他的办公室，传达中央从庐山发来的通知：“毛泽东同志提议，请黄总长也到庐山开会！”

“开会？会不是快结束了么？我去了谁在家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什么事还非要我去？”

肖向荣自然说不清了。

形势的发展已到了许多人弄不明白的时候了。就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和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为此毛泽东便在16日急召总参谋长黄克诚赴庐山。和他一同上山的还有林彪、彭真等人。

飞机在神州上空穿云破雾，黄克诚凝视窗外，一片云雾茫

茫,无边无际,不知飞向何方?当然是飞向庐山了,黄克诚这么想着把视线收了回来,然后又认真地读起了随身所带的两个文件。

飞赴庐山的黄克诚并不知道素有“政治之山”之称的庐山此时早已腾云翻雾,气氛紧张异常。

在山上,毛泽东把彭德怀给他的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全体与会人员。这封信成了“庐山事件”导火索上的第一个引爆点。

黄克诚突然接到上庐山的通知时,虽已意识到了会议上的不祥之兆,但是,他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行前,他匆匆忙忙带了“关于大炼钢铁问题”和“加强电子工业领导有关内容”的两个文件,准备送中央作参考。

2 “一个敢讲点话的人”

一场浩大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远在庐山的毛泽东正焦急地等待着黄克诚和林彪、彭真等几位迟到者。不过,毛泽东并不是要听这几个后来者对时局的看法,而是要他们站在自己一边。

“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做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样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这些话为何不与主席当面谈,何必写信。”

这是距庐山会议二十多年之后,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说的一

段话。

这段话至少有一点可以断定，刚刚上山的黄克诚在原则问题上是在彭德怀一边的。今天，我们仍能从这段话中感觉到黄克诚当年对时局的无奈。

黄克诚心里十分清楚，尽管那时候彭德怀在军队中的地位很高，以至于善于看风驶舵的林彪大元帅不久前都高呼：“我们军队要紧紧地团结在彭老总的周围。”但是，在毛主席面前你必须谨慎从事才行。

当然了，我们从这段话里也能感觉得出黄克诚和彭德怀之间的真挚感情，感觉得出黄克诚在彭德怀面前是何等的直言不讳。

此时的黄克诚已经走在了悬崖峭壁的边沿，他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站在彭德怀的对立面，说彭德怀是错的；要么就同彭德怀站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非此即彼，没有什么第三条路。中庸主义、调和主义和“和稀泥”的做法既不可行，也不被允许。黄克诚当然清楚自己这一步迈向何方的重要性。

黄克诚的心情异常复杂，前不久他也曾到农村调查研究过，知道农村的情况很糟，并不像从报纸上看到的和在广播里听到的那么好。许多地方已经开始断炊，人们已在四处逃难。上山的时候，黄克诚就看到在庐山脚下的不远处有许多衣衫褴褛的难民。

这时候，有两件事坚定了黄克诚坚持实事求是的决心：一件事是周小舟、周惠和李锐三人的来访；另一件事是和李先念的谈话。

“黄克诚上山了！”湖南省委的周小舟、周惠，还有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都很意外，也很高兴。他们有的同黄克诚在湖南共过事，多数又都在毛泽东身边做过秘书。还有一点，大家脾气

相投。黄克诚没上山时，他们感到遗憾，他们觉得如果黄克诚来了，彭德怀也许就不会写信了，因为彭德怀有什么想法一般情况下要和黄克诚商量，那样的话，黄克诚肯定不会让彭德怀写信的。现在黄克诚来了，大家都感到有话找他说。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这样写道：“7月18日一早，国务院会议之前，周小舟、周惠约我去看望他（指黄克诚），我们都谈到了会议有不能多说缺点的压力。”黄克诚上山后，三位挚友就去看望他。在国务院会前的24小时里，他们看了会议简报，同彭德怀交换了意见。黄克诚眼前的庐山，已是风云变幻的庐山。应当讲，他此时已经自觉地站在彭德怀的一边了。黄克诚对二周一李的谈话抱有同感。他感慨地说：“我黄克诚总算是一个敢讲点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了。”

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还就彭德怀的信等情况交换了意见，大家的看法基本一致，都认为彭德怀信中所说的情况是属实的。

接下来，黄克诚与李先念交换意见，看法也基本一致。

黄克诚同李先念相识何处共事何时，没有详细记载。因为大革命前后，黄克诚在湖南，李先念在湖北。红军年代，黄克诚在中央苏区，李先念则在川陕苏区。抗日战争时期，黄在新四军三师，李在五师。虽同在一军，但也相隔千里。大约是在解放之后，两人才有了较多的接触。可以断言，黄克诚与李先念的关系，不同于同湖南“二周一李”的关系。假若原来那些人关于彭德怀的谈话确有某种个人感情成分的话，他同李先念则是理性的谈话。而这次谈话，为黄克诚的思路提供了依据。黄李看法基本一致。

黄克诚的主意已定。接下来就有了19日在小组会上的那次著名的发言，尽管黄克诚的这次发言并未提到彭德怀写信的

事情。

“……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十足，更踏实。”他对前几天大会上讲大跃进问题的三条缺点还觉不足，又补充道，“一是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二是比例失调；三是1959年的指标过大。”

在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得更加尖锐：

“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也可以。”黄克诚越说越气，“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高扬去了一趟河南，看了几个地方，发现他们放的卫星不对头，炼的钢不能用，产量也不实，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看法，结果材料转到省委，省委大发雷霆，还不是因为说了你的缺点。这种风气很不好，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讲缺点。”

黄克诚这一次发言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那里。

7月30日，毛泽东亲自找黄克诚谈话以做他的工作。

3 批 斗

如果说黄克诚19日的发言，是没有摸准毛泽东当时的思路的话（事实上他从来也没有揣摸过），那么，23日毛泽东讲话之后，他也应该像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那样，马上站到毛泽东一边。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为此，毛泽东在7月30日亲自找这位黄大将谈话，谈话地点是在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对黄克诚表现出少有的耐心。

黄克诚，作为毛泽东亲自任命的总参谋长，他的身上无疑有

着许多毛泽东欣赏的东西。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这位高度近视的“黄老”，他的才华和能力都给毛泽东留下了十分深刻的记忆。毛泽东清楚地记得，1945年9月，苏联红军刚刚击败日本关东军时，当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高瞻远瞩，及时建议中央“要下决心派大部队到东北去”的战略性意见。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接到黄克诚的电报后，反复品味，连声叫好，认为这份电报有战略眼光，和党中央想到一块去了。几天之后，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指示，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黄克诚给中央发了那份电报后，即率部参加两淮战役。

1945年9月23日，两淮战役结束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就电令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向东北挺进”。

9月28日，黄克诚带着两淮战场的硝烟，率新四军三师主力4个旅又3个特务连30000余人挺进东北。

此后，黄克诚还就退出大城市、开创农村根据地等情况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毛泽东所采纳。那时候，仅为一师之长的黄克诚的电报经常摆在毛泽东的案头。这在当时是为数不多的。黄克诚越来越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

所以，毛泽东在考虑总参谋长的人选时，他想到了黄克诚，并亲自提交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讨论……

可是，他们今天坐在一起似乎有些陌生。

“你来庐山已经好几天了吧？”

“嗯。”

“我们也接触好多年了。”

“1926年在广州国民党党部主办的政治学习班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主席。那时您作讲演，我是学生。”

“哦。那时有你?”

“是的。您讲的许多话现在我也还记得。”

“哦……你们三军团的这些人啊,包括你黄克诚的历史,我也没弄清。”

尽管当时毛泽东已怒发冲冠,但这天与黄克诚的谈话,态度还比较温和。不用说,毛泽东那时还在等待,等待着黄克诚等人转变态度。

关于这次谈话,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这样写道:“毛泽东首先说,他过去不了解黄克诚的历史,不了解彭、黄之间的关系。谈了一些一军团与三军团的历史问题,还提出人们常说他们两人是‘父子关系’。随后,毛泽东又谈到了‘政治参谋长’问题。黄克诚说,我这个总参谋长,当时是主席,是你提名让我当的,并不是彭德怀提名的,我同彭总的关系是正常的。毛泽东于是说,这些疙瘩要解开(意指过去不大了解黄的历史及彭黄关系)。后来就提到了人们有‘湖南集团’的说法,同我们几个人不通心,周小舟尤其格格不入,希望小舟不远而复,快点回头。”

李锐是当时毛、黄谈话的见证人之一,他的《庐山会议实录》又是以当年日记的形式保留下来的,个中所述应是实情。不过,我们通过研究其他有关当年庐山会议中关于毛、黄二人谈话的众多资料,才发现李锐所述仅是粗线条的,事实上黄克诚在1959年的那个早晨对毛泽东所说的话比李锐所述要更见个性。当毛泽东说黄克诚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时,黄克诚答道:

“我与彭德怀的意见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的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

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难怪有人说你是彭的政治参谋长。”毛泽东道。

“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你找我谈话时我就说过，我不是这个材料，言谈举止没有个军人姿态，怎就能当总参谋长！可是你仍然非要我当不可。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

关于这次决定黄克诚命运的谈话，不仅谈了彭、黄的关系，还谈到了1948年发生在东北战场上的那个著名的“四平保卫战”和长时间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

“‘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毛泽东的语气明显地有些不高兴了。

“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这就是黄克诚的性格的典型体现：认理不认人。

尽管1959年的毛泽东威望如日中天，正在走上神坛，但是，只认理不认人的黄克诚认为毛泽东不对的地方还要据理力争。

我们不知道1959年7月30日的这个早晨，在黄克诚走进“美庐”之前，毛泽东是否想到了他会在自己的面前如此不恭。也许毛泽东想到了，也许没有。不过有一点毛泽东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在他百年之后竟是黄克诚第一个站出来明确而坚定地捍卫毛泽东思想的。

毛泽东不了解黄克诚过去的所作所为，更不了解黄克诚将